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山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羅翽遠

定山集卷五

明 莊㫤 撰

七言律詩

送廷賁通政侍親

何處鹽山此故林青天開眼白雲深有君理固難言去無母臣誰得至今一代明良終我念百年忠孝是公心顯揚要識乾坤妙萬古皐夔萬古參

與李敬熙

細月肩輿病坐遲相逢連夜幾相思欲將老眼號天淚痛灑秋江教子詩秋江敬熙號敬熙有詩教其子蠻貊虎狼尼父嘆中華男子邵雍癡喜音日望簷前報先有山家凍鵲知

多承攜拜令翁前一尺長眉八十年忽憶老親埋土壤可勝血淚漲青天百年欲死成吾恨千古何心累子賢每望聰明長不及此懷還莫老夫偏

千言萬語在溪橋逆耳深知老舌饒自覺此天無半寸

欲將何處動分毫綱常文字誰甘滅斧鉞春秋敢自逃
以我舊從親黨後得忘天地幾長號
五世堂前忍泪過誰知微泣變滂沱傷心萬古明朝緩
揩眼三綱半月多縱不尋常吾輩改其如天性自家何
若將他日尋慈孝遺臭流芳耿不磨
傷心泣涕否還真只把譊譊瀝膽頻鷹隼鸞凰都在我
曾參大舜亦何人但知天下難爲子豈有人間不是親
倘肯幡然慈赦後拜公千拜拜蒼旻

子道誰卑父道尊可將定位問乾坤人言莫謂何須邸
天鑒還知畧未昏千古是非良自我人間禍福恐無門
老泉明論公曾讀但識雷霆亦理存
百拜焚香不隔簾青天只尺草茅簷老親念苦慈還在
聖主恩寬律頗嚴得罪舉凡皆可禱揲著除此欲何占
千莖老髪垂添白幾夜因君白更添

強通致仕

草閣傳詩還再拜一江其奈老懷何先生此去真休早

賤子平生是病多天地幸逢今聖主江山誰肯戀漁蓑
老臣要儘深山睡莫忘明良萬古歌

題馬秋官謫判廬州卷

朝躋廊廟暮山州南國衣冠得壯遊郡郭荒寒雖此謫
天王明聖是臣尤焚香有閤終朝閉失馬無心萬事休
豈有賜環今尚早乾坤何處不天留

廬墓卷為惟則軒賦

廬墓聖賢中道否而今廬墓却稱公百年自盡親喪裏

萬事還堪義起中此論宰予言果謬當年子貢意何窮平生大記成虛讀敢向人前說異同

雙挽卷為李都憲題

一與江亭坐月高浣靈風氣盪吾曹江山不管論何自天地安能見此豪磊磊教終程與丁堂堂天果稷還臯千年留得傳家在不但天恩老芴袍

一樂堂為何都憲作

往年重慶拜詩遲一樂而今更許詩厚積何人真自管

皇天老眼更誰欺平生讀易羲親見終日焚香卲亦知
俯仰不須呼孟子本無愧怍是吾師
吳宗道醫已入神品張旭草書宜僚弄丸非誑也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在宗道詩以謝之
醫國堂堂到幾豪向人說夢本徒勞名家大手公真妙
此日天峰眼更高草聖百年元醉旭弄丸千古只宜僚
老懐天下都無恙願與人人拜聖堯
六合別俞邦誠

孤舟一雨帶秋開何處兮旌萬里來已分深山甘朽木豈知優詔起非才人間百事添霜鬢老去虚名愧釣臺把手欲將離别句不勝千古送秋懷

高郵王鴻漸母挽詩

一夢詩豪不自由短蓬疎雨問高郵每將斷髮憑誰氏果見移家在少游萬里升堂空再拜百年開眼信浮漚佳兒楓落吳江泪一灑西風萬古秋

過淮

渺渺秋風送客懐醉臺老眼看金臺三千里路今猶在
二十年來此度淮天地豈勝容俯仰聖恩何處答埆埃
邳徐幾點飛鴻外又長秋帆帶雨開

房村將至呂梁用前韻

漭泱無窮放此懐人間著處有高臺病隨山水還欹枕
老愧風花又過淮幾句自家真意思滿船書冊古塵埃
雲山圈出洪頭路一幅分明太極開

過徐

上洪亂石總烟汀滿為徐州欲小停一代乾坤今險固千年楚漢舊襟形問人燕子渾非昔遺墨東坡尚有亭向晩移舟初入沛不勝回首亂山青

和叔毅

北山一夢可忘君不道移文更有文到處河山終與黙人間富貴本浮雲朝廷禮樂真三代治世人才自幾分閑倚杝樓無限意白頭詩句滿秋曛

桃源寄家書

秋風莽莽問何如兩月長淮更望徐幾處客懷憑酒餞不勝兒女又家書無程不急趨君命有夢空歸到草廬安得聖恩憐老病青山還我舊樵漁

兖州逢白顥

小槃朝天萬里舟豈勝懷抱在西周老忻吾道逢知己天送先生到兖州旅館添杯更短燭暮林隨興寄深秋白頭又作明朝别多少行藏醉倚樓

曲阜道中

岐路周回午日光萬叢紅棗萬家桑自知白首觀吾道何夢今朝入聖鄉天下幾家還孔廟眼中數仞忽宮墻可能尋得源頭水洙泗無窮一派長

謁孔廟

萬里乾坤萬水東偶從廟貌得瞻崇六經此學千年外萬古心香一瓣中自有此天人不夜雖無壇樹杏長紅何人主静濂溪後不到門墻自聖功

許季升都憲父母挽

江山何許問天開生却能榮死却哀河朔精英終萬古
太行天地幾幽臺眼中許把英豪論天下誰無父母來
我識偉人真間出朝公雅量富公才

挽許舉人季升子也

鼎乎何可論爲蓋柱也焉能夢作車邢子秋風雖宕蕩
顔淵八十豈乘除珊瑚水底真成脆天馬人間得久居
哭爾豈徒今折桂千年老淚欲横裾

濟寧舟中

長安渺渺送歸鴻詰曲舟行樹靄中能走豈如閒睡穩
老年爭與壯年同滿將海氣供詩興難把荷衣犯北風
安得聖恩憐老病江湖滿地著漁翁
不管青天問去鴻百年都只此杯中千家小聚村村暝
萬里河流岸岸同遠樹入河留返照布帆隨力飽西風
南來北往奔波地留與兒童笑老翁

東昌舟中

萬里江湖數起居乾坤歷歷過青徐得風水遠孤帆外

牽月河長百丈餘俗債可容還醉筆老魔猶與戰殘書
可知酒興今多少自點秋灘問買魚
何地江山不可居風光滿眼已非徐王程算路三千外
老病趨朝五十餘北闕到應還幾日南舟來即問家書
子陵灘水蘆花月猶憶秋江舊釣魚

舟中

暮靄千家望欲平風光著處有詩情秋燈小榻留孤艇
疎雨寒城打二更石自隔河分別界人將望驛問何程

同行我亦朝天客兩鬢羞看雪亂明
百年高興未全平在處風流在處情老夢到家還萬里
小詩歌枕欲三更詔承君命羞吾駕驛送官船愧客程
曙色滿河船盡發隔波天映海霞明

憲副陳瑞卿乃兄哀挽

霜臺共雨醉臨清許為難兄打墓銘老淚遺碑空自灑
蒼天豪傑偶虛生諸公斗印音懸肘此老何誰託請纓
他日我來尋八陣敢題詩葛與新塋

直沽

乾坤何地許孤襟夕雨霏霏島樹陰時止時行吾病在潮來潮去海門深魚鹽自足民居利奔走全非老去心白首偶同劉憲副小樓春色醉豪吟謂西涯侍郎也

匆匆光景到香醪萬里天涯兩鬢毛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寒城斂霧山俱出老句横秋氣亦豪拱北樓高滄海近夕陽闌檻倚秋濤

客中九日

九日去年籬底醉今年九日是他鄉深秋萬里孤舟遠心事無端白髮長老鴈自隨洲渚去黃花不減故園香孟嘉雖老烏紗在留舞東歸舊草堂

蔡村

孤村遠水入潺湲眼見河流又一灣萬里小舟連夜發幾灘秋水白鷗閒淺深雨亂移篙地西北秋連出塞山問訊京師還幾驛不勝清夢五雲閒

宿白家川

淺灘還離寸膠前稍稍頻催上水牽偶到人家多處夜
逺隨明月各灣船客非逆旅愁難到鼓合隣燈醉不眠
向曉聽雞還亂發欲將行止問河烟

送冐廷和主事

年才十六已香名可畏真當拜後生活水幾年頻夢寐
揚州前日是豪英秋官主事雖南部聖世金陵共一京
短句慇勤還把酒午門殘雪醉都城

送黃文敫之青州司訓

醉漁留艇白蘋秋一笑京師更白頭到處江山容物論百年天地任虛舟贈行極厚詩無句處世虛名酒在甌天與行藏終自定可須相憶在青州

壽奚侍郎

布衣文字得交遲偶到深山爲繡時一笑人間真此夢百年雙壽又公詩爲郎有子同曹念再拜升堂兩鬢絲二十八年猶爾耳浮雲千古亦堪知

送楊明府

高平渺渺隔燕關山路寒風在客顔何處花封今此老
兩年千古一崑山東南才力民初起西北朝廷意肯閒
明日疲殘安已竟中朝禮樂待君還

上西涯先塚和程學士

肯將黎杖負康强採藥尋詩每日忙龐老儘容吾拜晚
瀧岡真托此碑長高名豈更垂今日厚德何慚薊一鄉
墓木我來今漸拱可勝哀泪到淋浪

登元故城和程處士

人間萬事只陰陽草樹空城果自荒夷夏君臣天地老
春秋正統古今長乾坤乍啓文明運邊塞纔清烽火場
處處絃歌當聖世九重宫闕正垂裳

静庵為文輔乃翁作

花柳平生夢獨頻開軒終是廣東人惧來佛氏言相近
看到濂溪泒亦真無極乾坤心上有古今文字眼中塵
可知動静俱堪定明道先生意更新

送夏黄門叅議湖南

蘭芷隨舟到楚都黄門風采動江湖行藏易卦千年定
湘水離騷半字無憂國此民終一念忠君萬里只嘉謨
要知此去今明詔也到山中起病夫

壽祁侍御母

何處親賢是子賢老樵人拜廣西船江山不了劉因句
賢孝初開郤子天有念寄衣慈母切無縁獻酒侍臣專
可知忠孝無差别一日埋綸一壽筵

送景武主事奉使湖南

虛名肝膽更無疑下馬金臺便與詩絶學高山那此念
應魁數五是吾師眼中人物公何去病裏行藏我自知
萬里輕舟真莫問空江殘雪寄書遲

寄時暘都憲

兩接東南使者音不勝回首動孤吟朝廷大義臣何切
陽羨青山夢亦深雲水江湖東道主乾坤禮樂萬年心
莫言一曲無窮調流水高山别有琴
白頭夜夜是雲暘老夢春來每自狂分陜幾人終此老

召公無樹不甘棠書隨老雁聲隨北心在天涯病在牀
安得相逢同一笑大江東海倒離觴

寄東昌謝通府

曉來凍鵲每簷前雖覺無書亦未嫌老子京師貧故態
先生郡閣意何甜三杯薄酒無窮計幾載官居一味廉
白首相思他日夢潛夫何處不吾潛

送楊地官之邊

回朝聞語策安邊也逐羣公論手賢白首豈知相識晚

虛名先愧十年前此公國計三千萬卲子文章二百年國賢先有叙贈公遷事為我亦區區仁義外武侯充國公處置歷歷甚有分曉更屯田

壽涂太守

南都里第許相連消息東西各杳然每恨相尋無羽翼不能飛墮此翁前小詩京國逢諸子萬里蒼天得老緣莫怪無書空遠壽一歌一字一千年

壽孔母

憶昔留詩與壽鄉一年一度醉瓊漿偶從白首還朝日又向高堂盡此觴幾萬古今都傳舍無窮天地一滄桑平生更有鄉隣在略比諸公舞意長

永思堂

半點元無分外干百年聊與鬢毛殘民彝在我還誰泯精衛何時到海乾罔極恩深天地在人間此念古今難白頭且與終身淚大舜曾參後代看

和韻

白沙詩在卧愚亭萬古高人萬古馨何處有亭長合在人間此夢豈該醒頽然白酒三杯盡只麽西山數點青看到尭夫真意思無名公本是無名

送別

城西寺裏一相逢癡倚門前別後松王氏我惟尋子敬九江天與看芙蓉舟中人在三千路江上詩成四百峰老子南還君正別幾聲離思送朝鐘

榮壽

既與遐齡更與封白頭堂上坐春風平生教子麄酬盡此日青天蓋巳公萬古恩隨黄紙下千年功在此杯中一官須了無涯分老母年光尚未窮

挽良貴郎中乃翁

何物人間不與同箕裘天地幾春風千年此夢還誰覺一脉賢郎是老翁神禹伏羲今仲黙老泉孟子長蘇公誰知程珦功非小墓碣青天寫未窮

挽林黄門父王府官

短簷疎雨晩成昏下馬何來正扣門哀挽一歌尋老病麻衣雙泪灑乾坤恩還罔極他誰報詩送江門愛亦存江門謂白沙也白沙嘗有詩贈黄門其冊尚在黄門欲求某詩先以此卷送觀鼓瑟可知空故迹顯揚何夢領君恩

送張黄門出使便道拜母

喜承君命不彤闈萬里親庭願不違進士恩榮先拜母黄門官好况言歸乾坤楚越看須遠鄉井山川也共輝萬里可知吾分内成都負弩是還非

送程大尹之官鄗縣郁長史在義烏時門人也

一書吾友自天涯歷歷諸公盡可誇夢裏烟霞真肺腑

麈中顏面各京華杯深旅館相留月雨送孤舟别後花

萬里衡陽何處是欲將離思過長沙

喬節婦宗大希大祖母也

畫哭黄河淚未乾人間此道本難言氷霜歲月平生定

天地綱常後代看從一無人知大易青天有鐵鑄心肝

我詩知更諸喬在風節能無到不刋

未亡人却與誰同垢面如灰兩鬢蓬老淚吞聲空白日落花已死在泥中此心百折終難改世事浮雲總一空萬古綱常交婦女不勝搔首更東風

與王先生某識其人於西涯處

何處相逢一語同李膺門下久知公京華客騎紅塵裏蔬菜僧齋白飯中易數有傳聞邵學玉關生入論邉功何時掃地門墻下白首休嫌病老翁

與儲静夫

一派濂溪自聖賢肯教庭草失真傳也誰此老無窮意分付人心一個天明鏡非臺那拂拭空中有月本虛圓可知作聖明朝了萬古還看是自然

挽

儘却名公下士心秋官雖弟更言深偶誰如此看吾輩可見先生教子箴鴈塔慈恩前進士浙江民瘼舊棠陰疑歌欲補傷心淚哀血能無下滿襟

岳伯老妻貞淑配侍郎賢母太夫人下機斷髮言雖切

贈典封恩報亦頻史傳古人收列女路碑賢行㸃麒麟
落花亦任斜陽裏不管東風片片春

拱北樓為劉憲副作

北門鎖鑰在燕東一鎮江山萬古雄臣子意惟知本分
此樓天或鑒吾忠衆星在斗隨天左萬水朝宗到海同
白首向公留一語曲闌天闊晚潮風

王湖州父母挽

萬里艱危病不扶胥將老淚灑窮途欲行千古平生獨

管有人間叛去無贈死封生他歲月天經地義此師徒
堂堂樣子成今古豈但曹南一丈夫
坤承此道且無窮笄珥誰家欲與同辛苦斷機人丌氏
艱危舉案女高恭平生心膽應須竭死後青天也自公
移孝湖州推第一恭人豈止玉函中
紫誥褒封為王湖州作
都咈明良本自開東南父母更誰才淮揚汲黯寧終薄
天上褒書果自來萬里烟霄何俯仰此心天地只涓埃

使君可把行當次畧與桑麻小屋猜

靜觀亭和南川

人間安樂果誰窩小占當湖十頃莎亭子青天真自在道人言句亦平和儘堪今古無窮否老奈鳶魚一笑何再拜我來還許竟滿湖明月到深坡

池亭一坐一成詩頗覺風光與醉宜小弄烟霞雖此興儘貪花鳥亦吾私將誰點也真堪與前我濂溪笑亦知多謝風花同與醉老狂何敢望林沂沂工部主事莆田人曾有詩靜觀亭

齋宿和韻

老隔垂簾病亦侵夢回西閣漏沈沈報酬主上平生分對越青天此寸心布絮不温麄被冷朝衣端坐燭花深相應郊祀寒仍在昨夜圜丘雪尚陰

青燈耿耿火逾紅數起披衣滴漏中寒雪小臣聊此夜至尊今晚尚齋宫尋常一敬吾心在自古南郊大禮同每記他曹同寓宿白頭何夢更諸公

和西涯韻

二程夫子舊家風烏帽長鬚大袖中畫格豈徒今日似白頭元只此心同孤亭野竹叢叢瘦老筆西涯字字工許可無邉他日意隨花傍柳各溪東

挽沈秋官乃翁

人間罔極報能窮姫舜勞勞幾念中一語小堂空白髮百年老淚各秋風封書贈典恩誰別紫閣青山夢果同癡把大中風月計許能千古欲隨公

石翁見寄次韻

花下一杯還一歌梅雲細路隱亞籬春來紅紫花無數
此外東西路更多影子青天從放誕頭顱明鏡笑蹉跎
悠揚乘興前溪曲戲撥流澌漱碧波
萬里長風擊楫歌了無此夢挂烟蘿溪山到脚長嫌少
車馬臨門不愛多瓢挂樹梢風淅歷鶴巢松葢夢蹉跎
一聲引起漁家傲兩兩三三唱隔波

寄沈仲律先生

掉頭自愛逢人言賣卜何疑趂市喧風日西山還有蕨

蒿萊金谷已無園頗知公議定千載肯信頭銜兄九原
甫里幾年閒老子扶摇一羽入雲掀
桃李無言定有言采花食實信人喧先公天上何能兆
後裔人間愧漆園門戶羣鴉歸返照杖藜獨樹倚高原
懶回浦口經年首幾度長鬚付一掀
標榜何曾敢浪言不應耳目厭囂喧抽頭卧看千山雨
送老窮甘五畝園殘夜茶甌供短咏嚴風竹壁露寒原
孤帷不爲梅花發不放蹣跃不一掀

山林形影復何言言有桑麻野老喧總爲食貧歌帝力
不妨抱甕向人園行無愧影終然好罪或欺天不可原
種樹書常留枕畔把鋤手倦把書掀
祇有東風竟不言吹開萬化不曾喧光陰放我還收我
花柳南園又北園紫氣何來逢尹喜采絲無計綉平原
狂飈莫送長江目浩浩東流勢共掀
沈公見寄次韻奉答
婆娑獨對皇天影談笑都來俗子喧芥子須彌還我園

千紅萬紫亦春園心無牛口干秦穆跡繼龍頭愧邴原

江上神龜尾方曳放情泥淖不須掀

一回人物如公少三楚姓名從古喧滄海會同都活水

芳菲次第各名園藜羹莫道無菜婦蘭畹應誰負屈原

自古是非看汗簡一番披抹一番掀

階前鷩犬虎頻過門外催租吏更喧攲枕月横千丈石

種芝雲裏四時園崇高楓陛今惟聖貧病桑樞舊姓原

苦雨閑門如坐井一簾垂地未教掀

閒來一坐都忘却爲有東風入耳喧春意宜人何獨我
花光著處不皆園鶯泥軟趂高高履鶯谷斜連短短原
回首江門去年道兩三連袂任風掀
攻心真樂濃如酒避俗高人寂不喧接羽雲霄千仞鳳
交陰椿桂一家園趨庭舞罷星臨戶倚竹詩成風滿原
更愛紫荆花意動花根活水手隨掀
衡州鄧貳守示寄石翁詩次韻奉答
隱几青山疑有約展才皓首笑無功白牛車子終居洛

金口入家莫薦雄衡嶽主人開洞府湘江烟月狎鳧翁
憲臺東老書頻到鴻鵠遥連萬里風
花柳音非曲徑通尋幽莫道我無功天和得處人方樂
地主豪時客亦雄榮顧已教都絶夢頭顱不恨半成翁
從君欲飯諸峯蕨只恐香飄口角風
蕩蕩乾坤無異境熙熙造化有同功雲霞繚繞孤眠穩
霄漢飛騰一羽雄文綉蚤知非趙孟鹿裘老去是榮翁
衡山笑與箕山較瓢挂林稍不斷風

隨州守士脩見寄諸作次韻

宦遊隨國吾何薄夢入華胥晝亦酣有限光陰真自惜無端世事不交談公門却掃雲生席流水歸來月滿庵收拾江山閒調笑清風萬壑卷晴嵐

朱戶垂楊迷畫轂玉河流水漾春襟普天弓劍蕤苔卧萬國簫韶龍鳳吟領郡有人生色少握犴無地托交深吾宗不取當年美衣振青天萬仞岑

送勑任奉母之官所

鶯花三月揚州路傍母東征覲父官作伴青衫供色笑如雲綠髮襯斑斕後生滿眼應誰畏門第當時亦不寒官署日長閒展卷中郎有眼在毫端

奉沈都憲和韻

豈無覷野忘情得只有萊公著眼真卑賤不知誰是我謙光自信福膺神焚香詩讀兩三卷洗手歷開十一春不盡長歌還短舞典衣沽酒共比鄰

兩脚東南萬萬峰悠然雲水一行蹤地爐撥火常煨栗

岩谷鋤雲只種松睡過茅檐餘丈日衝來風雪只蓑翁
閒拈周易從頭讀能躍能潛道是龍

寄馬侍御思進

一廻白簡朝廷近萬里青雲屬望遥我老升沈須異地
公觀南北自同條人間榮顧非英與天上經綸到理料
須聽朝陽鳴鳳鳥却教次第感簫韶

黄公山釣臺浸水答陳二教先生

浩蕩烟波笑此臺悠然雲水不安排餞無溪友相留去

餌有江魚自入來大放絲綸看月上小將舴艋認風開
相看歌子還相戲誰倣前人舊體裁
山色水光相上下酒瓢詩卷日挨排早知長日不虛過
肯道吾生是偶來一點青天南極眇全臺白眼老夫開
荷花菱葉無人管留取襟裾次第裁

贈蕭恒實

千秋鳳鳥來空舞湖北湖南不斷飛文彩我驚千仞表
交情君重一年違知無秋卷呈親恨喜有江魚入餌肥
赤壁磯將黄鶴景月明收拾一囊歸

送友卿還上虞

袖滿烟霞屨滿風會稽面目許誰同此功天地本無外
行跡水雲都自空冷煖一年蔬飯裏往來千變不言中
臨風插羽仍霄漢約我重來五嶺東
丘壑生涯甘自適路岐迂僻問相尋爲人機恐除根晚
非聖書曾著意深刻曲雲來空有興鴛鴦繡出已無針
因君獨起孤山夢坐弄梅花月底陰

聞華容劉東山先生致仕

蒼生何處共東山善自爲謀去不難塵外有人瞻紫氣
鏡中疑我尚朱顏一官自笑三年往百歲長非頃刻閒
三十六灣風月好魚龍昨夜舞灣灣

謝天與改官汴臬幕東嶠兄有詩次韻并寄

梁國何曾還啼我今人情或古人同電懸雙眼欺秋水
鬢擁三花御野風柱史官來頭已白醉鄉逃去頰初紅
吹臺獨上高回首各各溪河落照中

活動天機切太空四方上下本玄同坐臨梁苑梅花月

行倚汴堤楊柳風醉掉頭顱紗帽側倦遊車馬軟塵紅

詩成愧我空相憶都付蘇門一笑中

太守馬公墓誌成詩寄其子侍御

翰墨非徒此著勛欲從地下起斯人文章老去還須悔

語默元來只自真罔象幾回悲夜雨雪山終古共秋旻

還吾第二碑今日零替高才一愴神

寄會卿弟有叙

蔡公既種下秧吾宗已得其價豈可使弟獨出田補之只今年了得則可亦時卿弟言也小詩為我讀而和之

丘原老樹半交陰取次栽培正賴今井渫收來同是福淵魚眼底可曾深相應事許齊齊好正謂人無各各心果欠狐裘三十載長刀短笠只孤吟

贈通山葉秀才相時相館鄉約堂

日短日長憑大化人非人是信當時豈無湖水甘神漢

更有溪毛當紫芝步入塵埃遲亦得樂非形器孰曾知
泯然獨與溪堂坐畏壘千年或在茲

寄雷敏

舊雨亦留今雨留而翁中表分相投山居老我為兄愧
兒輩還君與道謀經笥破胸書萬卷筆鋒落手欠全牛
青燈長夜相逢教分付而今愛黑頭

下庄栽禾呈諸兄弟

樹緑陰底壓竹籬山青面好鬬茅茨隔花老眼看人恨

煮石山童報飯遲茵意懷新時雨效人情依舊漏醪知蓬蒿剪盡兄兼弟賽祭年年合有支

指迷中路須童子拜號村山亦具㳄杖屨已空天地闊頭顱聊得雪霜遲呼牛應馬誰無事運水搬柴君得知世短意長無俗念青帘影裏酒頻支

十畝山田都漸次數間野屋有塗㳄施為正處勞神少租稅先時見吏遲容足江山如有待候門童穉總能知不栽溪口桃花樹勾引來人恐莫支

任仲誅仲禄萬鈞諸弟載酒訪田所

人好鳥鳶同鳳鳥迹高黄閣亦茅茨荒村載酒相尋少嘉種逢年豈患遲拾穗獨憐公不悔締交曾許鶴先知五風十雨天終定弟勸兄酬樂不支

和升卿弟

弟許長歌兄許和情須相愛法須排天光人耀休同調城市山林不兩來眼底孤燈憑夜剔脚頭荒徑到時開池塘草色如鋪錦刀尺今番看巧裁

寄答會卿弟示詩

分付周遭不揷籬雲爲簾幕霧爲茨堂堂大路容人去稍稍灰心得老遲元亮醉鄉同此醉叔牙知己是誰知

隨身官殿皆堪適何許勞勞費四支

林待用擢方伯不赴

風滿南窓一枕宜懶將心跡較皇羲高山大谷看龍變流水行雲到我知今古英雄都百歲輪蹄世路但千岐歸來老子揮金少笑共桑麻話雨時

用前韻寄雷鳳卿

落景世情休暫留早知明月是輕投瑶臺驕我雲霄勢吾道欺人歲月謀野鶴不知官落羽波神無意辯來牛清塵不別紅塵路看取東西在屐頭

寄雷震東讀書塾湖并寄震埸諸昆弟

一瓢蔬食非難受萬里毛錐亦易投青眼今宜惟古是黒頭命未與仇謀小將一杖扶岐路何許孤槎訪斗牛奈可逝波頻洗眼等閒不漫過橋頭

白沙爲役兩年留杖屨朝昏不暫投膽內虀鹽無世味
案頭螢火共書謀功名堪折中郎扆鼎鼐終函上帝牛
弟子爾家佳且衆東頭住好接西頭
手未攤書意已留凡知枯擬弟知投門庭諸父無遺蠱
館穀經師更善謀盤錯幾年都利器楅轅前日有童牛
儒生迴首吾家季弱冠當年應鵠頭

贈吳別駕獻臣復之成都

蒼梧飛檄蜀都臺病起今年別駕來千古事功人每後

一回巖谷眼初開路經灧澦波方定心許乾坤老未灰

相慶一冠逢太守黄堂元不着塵埃

送成都謝外郎

隔歲盆州來從事並舟别駕且衡山草蔬旅食秋將盡

鉛槧孤燈夜向闌淚落猿聲歸少應官隨蜀道去何難

芳菲收得盈箱篋碧杜紅蘅更紫蘭

岳陽樓

九江有水來天地三楚茲樓冠古今日月宏開雙照耀

行藏偶此一登臨霓裳無復君山奏蘭茝空悲屈子心
了了世情歸澧濵巴陵小放酒杯深
岳陽樓留別張公
千尺雲樓萬頃湖我公雄槩眼中無霜天幾度入坐定
縹渺長歌步到虛鷗畔野舟都蕩蕩簾前香影共如如
當年信有東山眼宇宙中間合自孤
石翁又有書至詩寄兄東嶠
又拜封書到石翁非商行我復非戎百年老只門墻下

幾樹花留檷檻中白髪庭闈兄早暮青郊叚水子西東

明年鸚鵡洲邉路活水和風百尺蓬

邑二教陳先生以詩贈行用韻奉答

此志平生遂則宜回看顏䩄與傾義幾詩秋砌佳花領

一雨春盤早韭知江水無魚曾入釜昆丘有鳳未歸岐

青松夾路龍潭雪獨撫交柯屈鐵時

用前韻寄東嶠兄

舉足千尋欺凍壑抽頭三丈看朝曦身遊物裏都何意

事到人間了不知囊有洗螢臨稱子行無怒馬出他歧
直衫圓帽東山老全楚風流見此時
無心雲水一虛舟競注江河靜不流蛙鼓耳邊三兩部
橘奴眼底百千頭道非身外朝朝樂事付人間種種愁
幾夜月明無限酒逍遥只對洞庭鷗
扣舷清唱影相随卧有星房馭有羲天放青山南面熟
波催采鷁北風知籠中日月非高鳥屨底烟霞是舊歧
曄曄紫芝朝暮足敢將腸胃傲當時

寄兒敎與

常自激昂攤夜卷不將盥漱待晨曦侵雲鬟巽脚能虛櫛
抵頂天公合有知廚北編籬聊護筍樓南築圃細開歧
董生記得昌黎語處處谷谷不動時

長沙王守話舟中問還期曰明春因識一詩

三寒空把隴頭梅兩地心情未入灰客路三千餘里在
慈顏七十四回開師恩滄海汪洋見鄉思青春作伴來
莫結浮漚舟上伴長沙把酒話徘徊

書東山草堂扁東山謂華容劉戸部時雍也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咏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棋石横流潦潛蚪角梅迸垂蘿屈鐵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

黄落空山滿地知江湖殘綠一襟詩是天榮瘁元無意犯手輸贏不會棋沙苑草非騏驥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虚有約千廻醉笑指僧趺亦坐馳

喜諸生夜讀

短檠深夜一船虛三尺藜牀幾卷書枕外坐聞心慰我
波中出聽喜知魚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
聞說天孫雲錦好大着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來谷本虛敢將糟粕委諸書不求安飽思無益
頗賴朝昏食有魚巢鳳依梧輕萬里籌燈承晷借三餘
欲歌子建箜篌引清響雲梯愧不如
實逐花來實不虛今來芳躅古來書頻將心手翻緗帙
也替芝香辟蠹魚戰勝此身無律兀攻堅人力不遺餘

請看三五天邉月後夜清圓尚昨如

疊前韻

迂腐年來笑罄舟曉波不住夕波流眼欺幾卷留燈燼鐘散犀雅落樹頭短髪江湖天欲雪長征土木路皆愁驚湍數𦊨相連續未許天機到白鷗

峽束蒹葭帶客舟江涵星月傍人流悲歌絶意闗人世縱飲無錢解杖頭海角往來都此興心端滓溟浪誰愁不眠猶抱閒來膝山狎浮雲水狎鷗

又向清湘弄一舟笑將雙脚問清流囊收風月非窮相夢熟烟霞(衡嶽峯名)最上頭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獨不為窮愁稻粱滿地悲鴻舊馴得滄波萬里鷗

蕩蕩白虹揚一舟乾坤孤影在中流風高物外浮溟興天益人間岸幘頭歷岅鹽車騏驥病委霜人路菊花愁也知萬戶封侯樂一點真閒不及鷗

次韻王良卿

豈難揷羽會高風亦易收名上景鍾族並河汾源不淺

門傳文武道初同酒杯照滅青燈影日晷催成黒髪功七十二峰雲霧裏不知玄豹在何峰

次韻余秀才

門墻不外千桃李澗谷誰甘一蕨薇足底烟霞宜我未竹間香采是梅非雲開萬里天無意海放孤槎我有歸閣寄紫虛年五百鋏節扶路此通微

到我連篇都月露疑人有策頌巖廊齒牙不薄紅綾餅風月宜歸紫錦囊黄鶴高登知後念朱陵今話記前忘

儒家莫悔生涯薄舍下詩書墻下桑

演武亭為衡陽王都閫

疆圉豈圖誇卧鼓孫吳不謾話陳編奇兵指顧此堂下全楚山河都目前法外是人知長上心來應手得戈鋋太平尊俎羣公會記得今年十二年

用前韻寄歐陽汝魁

燈燈夜續一清光寒卷深扉暑卷廊除却青氊皆長物待來紫荷看新囊青山白日丈猶在敝帚千金價亦忘

此意君知高引領童童紫蓋影離桑

寄汝賢乃兄

聯翩炎風笑語長愜謀舊雨嶽西廊蓬壺不讓容潜息行止何方此括囊人自别來頻入夢路從徑處不能忘托尋雲侶無烟火木葉為名不種桑

用韻寄于廷玉

只看老屋臨流水不遣彤庭植紫薇早歳是君馳廣譽明年遲我到知非怡怡中饋輕車馬亹亹元郎識止歸

問我陪隣來岣嶁豈專巖谷話幽微

耒陽弔工部祠墓

不遇龍蛇有屈伸悲秋可忍更傷春唐虞迴首封比屋
孔孟樂天非旅人清世獨來真自笑黑頭何處不堪貧
靴洲五百年來水誰照逍遥七尺身
應葬不葬等是休有生無生情肯留壽遅殤子千年在
詩與江河萬古流天借人心都日月山藏廟貌自春秋
拾遺苦被蒼生累羸得乾坤不盡愁

次韻郴州博韓先生

儒衣寛博與懐開只此斑斕便老萊自愛日長如歳在不知䆠冷有官來奇觀具眼東溟是閒夢何心北闕回右手承歡須捧檄何妨更舞左持杯

用韻簡孔貢士

梅放仙香滿意開郴山誰道不蓬萊新杯幾共殘杯續今雨還同舊雨來冠玉相逢顔色在凌霄儻許脚跟回曲肱驚起先人枕又進乾坤水一杯

郴州留别高揮使

昔歳潭州話熟君文韜還許此重論黄金帶重新開府黒髪冠莪舊將門玉帳中宵刁斗静天河一洗甲兵存蠻烟幾試巡遊馬桑柘陰陰日色温

用前韻再寄韓州博

相逢笑口幾回開落落長松帶草萊肯着有盤誰合共乾坤無語客初來南驅竹几行偏穩北轉雲山首重回樂意滿腔推不去教兒又進濁醪杯

與致政孔千兵

紗帽閒眠心兀兀金戈不枕夜沉沉要知此老無官府須是昭文不皷琴細字蠅頭雙眼在遠塵鹿伴一丘深果留不盡遺孫子玉樹瓊枝總出林

答王朝儀貢士

可是貞心世不磨珊瑚枝上看餘柯情傾一面逢君晩酒載雙瓶過我多坐久客檐聽夜雨路長塵世隔秋波光芒未試衝星匣十丈無前有太阿

郴州葛别駕兩過寓舍見訪

楚國人才壓上流胸中著此一監州開門君屢春風面來興吾方雪夜舟官府清虛身似寄烝黎勞憊鬢添秋姜飲未到先聲喜雲影天光共一樓

木昌道中

瀧石橫流盡犬牙千林不見鳥為家沿山曲曲無名水夾岍鮮鮮空好花赤脚舟人寒逆棹青烟洞獠手燒畬眼前幾盞催詩酒歲暮無錢何處賖

遠去江湖志不違今來未覺昔來非眼穿海月龍沙白足倚熏籠貯火微行客自知無歲暮飛鴻不記有家歸脚跟自有平生路未許緇塵點素衣

五年寄鄧先生俊

追隨獨愧共江門今昔交承信有神一舉十觴聽雨夜七年三遍度龐人好山我有朱陵洞空谷君談鄭子真草色河邊春意動重逢肯負可憐春

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

出山小草却悲人别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

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

寄答廣州黄别駕

風流信自東山里咸會更同南楚情滄海方能乘實筏

監州政爾得仙城臨岐杯酒歲將晏識面芳菲春欲生

半畝楚雲臺主我獨來弄月又殘更

寄答朱推府

高才推足當府政餘子自知無宦情海國風潮催夕棹

蠻方花柳被春城名香簾引清朝動病草風醫昨夜生澤物洗究兩無憾遺編殘燭有深更

贈方文粹奉親之官京師

方駕前賢不翅過相逢休要問如何喜承毛義當年檄笑聽武城盈耳歌尊酒小傾真話盡江湖誰為宦情多長安十丈香塵馬滿眼何人淨緑波

次韻沈都憲

王公作意下郊人廊廟江湖夢亦真投老千峰聊自約

初交一臂此何神青山兩坐曾他雨白雪連歌別是春

高逝鳳凰九千仞清都只恐絕無隣

鶯花笑弄祝融峰來往應誰認此蹤老子夢多山水癖

中丞情有歲寒松可無巢父安唐世況得南軒待晦翁

黄鶴樓前一回首白雲鄉裏看騎龍

贈文二

一燈何處寫相知對坐寒窓暮雨時詩本平生非杜甫

琴纔臨老遇鍾期儘堪出手名家早但覺忘年得友遲

肯許無言真妙處欲將千古慰深思

無題

酒杯三十六天峰爛醉溪雲草閣翁水木本源江北意鳶魚飛躍白沙風衆人耳目寧須别萬古行藏豈必同明日老懷何處寫幾叢寒菊遶籬紅

用韻寄常邦靖

自古賢甥有舅風後先大吕倚黄鍾襄樊新徙嚴君鎮耆舊應知叔子同萬里山河宜聖世千年茵蓎策元功

遥看塞上清烽火彝鼎勳名愛玉驄

定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山集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定山集卷六

明 莊昶 撰

序

滁州志序

環滁江北一晝醉翁瑯琊環滁一晝韋應物滴執中之詩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瑯琊一晝言醉翁瑯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

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竒絶可畫如環滁者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修者之為守無蘇東坡曾子固滿執中者之為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滅沒於荒烟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有其人則凡山水之可畫者當磊磊自勝而不落莫於天地間矣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觀之環滁之遇不足以為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修曾子

固者文果何哉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睎尼丘之孔泰山之軻舂陵之周龍門伊洛之二程紫陽雲谷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古一大開闢天地一大幾會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川與我固欲各無恙也而騷雅餘談文章小技者惡足以當此哉吾聞梅花五百銅狄三千將必有為環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豈徒為可晝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在

乎精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畫筆以天而不以人其所以陶鑄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具大隻眼者哉此又可與知者道也今年夏太守曽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何例哉蓋知韋蘇歐滿不足以睨化筆之一毫而拳拳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為一大畫軸也夫詩文

之人以畫而為畫工之畫化筆以畫而為天地聖賢之畫由此觀之則環滁一畫果何畫哉書成命滁兩生劉鍾嶽石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為請杲亦嘗有詩瑯琊而又以公為滁賢守也遂不腆為公一序

近思錄序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非不貴有言也影響形迹而糟粕文字已落第二義矣而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憒也而真見若寘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

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也聖人不貴有言然亦卒不能無言者聖人不得已也郢人運斤成風斲終日而鼻不傷九方臯相馬得其神而驪黄牝牡有不顧得於心而應之手取乎内而忘乎外雖父不能以傳子而臣不能以告君非不傳以告也九方臯不可以常得而郢人不能以常有也有則可以心傳可以神會如其無也聖人安得以恝然哉有所蔽者通不能忘有所迷者指不能忘故羲

文周孔不能無六經孔曽思孟不能無四書濂洛關閩不能無太極圖不能無通書無西銘無近思録譬之天地欲明也不能無日月星辰欲潤也不能無江淮河漢人之欲聞見也不能無耳目口鼻是皆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已為隱得已而不已為聒聖人無隱無聒是以雖不貴有言亦不能無言也懐玉婁先生提學南畿以近思録註於建安葉采者不能無少魯魚乃命棠君周文化以刻於棠將以教夫天下學者先生行視郡邑每至

定山必宿我臥林相與危坐三日而後去先生之容與進退未嘗不鳶魚其間而凡所以示杲者無非不言之教也杲雖不能默契萬一然謂之無言則未始不知之矣先生以是教之天下豈得已哉或曰先生非不得已者以無言之教杲以有言教天下也杲曰是可以槩以無言者非專於無言蓋以觀夫欲言以有言者非專於有言蓋以待夫將欲無言孔子欲無言而子貢曰何述孔子言吾道一貫而曾子曰唯先生以曾子待天下學

者而子貢夫景也於乎天下學者安得不思所以為曾子哉書成棠君以序屬景廼不敢自棄僭書於此固亦非得已者

送潘應昌提學山東序

河出龍馬洛出龜書天地之秘泄矣而伏羲神禹之後惟邵康節得之光風霽月魚躍鳶飛道之妙形矣而仲尼顏子之後惟濂溪二程朱晦庵得之國風雅頌刪自仲尼人之善惡著矣而三百篇之後惟杜甫李白陳后

山黄山谷得之雲行雨施山峙川流天地之文著矣而典謨訓誥之後惟班固馬遷韓愈蘇軾得之夫楚人得弓楚人失弓得可失可然何用於得哉蓋天地吾也吾天地也圖書吾之陰陽性理吾之旨趣詩吾性情文吾威儀苟陰陽不知吾斯汩已性理不明吾斯憒已性情不達吾斯滯已威儀不肅吾斯鄙已於乎其可以不知得哉然古今完器造物所忌而得亦有不可易者康節講易伊川謂其好聽而朱子又有與聖門不同之説蓋

康節得易之數而易之理不得也朱子謂子美夔州已後之詩自出規模橫逆已甚李杜陳黄得詩之辭而詩之理不得也先儒又謂六經已後無文蓋班馬韓蘇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也惟周程張朱之學可以無間然孔子自以為不試故藝而子貢又謂孔子天縱將聖又多能也是則康節之數子美之詩太史公之文又豈足為吾道君子之累哉余嘗考夫數千百年之間學程朱之學有康節之數有李杜陳黄之詩又有班馬韓蘇

之文吾友應昌先生不可辭也先生與余為同年進士
釋褐之初余識其人於衆人之中觀其風神聽其議論
已有天馬行空之想其後北轅南楫與先生不相見者
十年而先生倚霞結屋其養愈高其學愈富而今其官
大理也則充斥横發欲遏難止而新詩健筆雄文大手
蓋已震蕩出沒於玄濛間矣余得而讀之若示以杜權
若示以杜德機者其反却而走不知其幾也逮乎即而
親之考其所存則居然陳邵之所與徒而頼乎周程張

朱之終與歸而先生之器完矣夫先生之器豈獨自完
而不完於天地者哉莊子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
至矣蓋必有主張乎是而為之者不偶然也何則天開
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人文則盛於午未離明之
時而今正午矣豈無一人以當其時乎我國家列聖相
承仁漸義洽涵養百年人才之出莫盛於此豈無一人
以當其盛乎然古之人非無以當其盛者而容有不及
其時非無及其時者而容有不當其盛此所以不能無

容議其間而先生不可及矣先生今年用薦者擢山東按察提學僉事先生之學有本有末而山東鄒魯之地孔孟之鄉其餘波殘馥猶有存者先生以其道教其人而又以是數者兼舉而並行則今日之杏壇未必非古杏壇也今日之顏曾未必非古顏曾也收南豐之瓣香續仲尼之正脉余敢不於先生今日有望哉先生行其門下士某求言以贈然昔蘇子瞻謂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嗟乎余之於先生其言大矣安得有

如蘇子瞻者與之以論此哉

壽六合鄭闇庵六十序

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壽人以百為壽此定數也天地人之壽雖有一定之數然人則有與天地同者又不可以數論也何歟天地有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而人則有心膽脾腎肺肝膀胱天地有雲雷霧雨而人則有吹噴嘘呵天地有陰陽五行而人則有健順五常天主用聖人亦主乎用天主體聖人亦主乎體天地一人也

人一天地也天地何異於人哉人亦何異於天地哉天地不異於人而衆人不知故不能養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聖人知之故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而通照乎人事是以太極以之而丸弄造化以之而出入古今以之而進退人物以之而表裏心天心言天言行天行矣聖人既與天地無異則其壽也豈異於天地哉故上而堯舜禹湯文武下而周公孔子周程張朱其壽雖各止於百歲其道之行於當時傳於後世則亘古今

而無窮歷萬世而無間天地之壽十二萬九千六百聖人之壽亦十二萬九千六百矣聖人之壽果十二萬九千六百哉邵子曰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舍天地將奚之焉是知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天地之壽即聖人之壽道之所在者壽之所在也世之人以俗眼觀壽者以壽為壽以道眼觀壽者道其壽矣嗟乎人可以不知道哉六合鄭闇庵先生壽六十風流强健耳聰目明髮漆墨齒牙無一搖脫先生以進士主事刑部養高林下

二十年矣先生殆亦知所養也使或不然二十年林下亦奚事哉古之人以虛生為夢夢夢者易乎其所養然養亦未易其不易也先生於此果能道其所壽若朱子所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則道之在我者亦無不盡而吾之上位乎天下位乎地而中位乎兩間者亦將無所愧怍而夢夢者亦可一噴而醒矣是其壽雖以百而其道不以萬哉武德蔡揮使某者先生乘龍壻也一日以先生初度之辰求言為壽某野人耕於定山此道

之外無可務者遂因其請也與之言道

送戴侍御提學陜西序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陜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為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為先生重迂者豈足為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為狂輙以為恠予知世之病此輙謹閉其口不敢苟出

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肙予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致之當有擇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為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

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

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為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為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為榮人爵為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

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皷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靡爛横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慮廢也利達絶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平時不得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一文卷便識為

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贈鄉進士陳孔章序

天之生人未嘗不待之以為豪傑而人不能以豪傑自待者負乎天也豈天過哉故古之人知天之所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聖顏曾思孟以賢周程張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載不傳之統蓋汲汲然也後世科舉之學行天下之人始不知所謂豪傑矣故凡領薦一鄉登名一

第率曰此豪傑也而人皆以豪傑自負幸而出一頭地得魁一省魁禮部又幸而得魁廷對則又莫不以為豪傑中之豪傑也夫魁廷對者謂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顯者以殿元為豪傑則王曽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陳文龍殿元已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由是觀之則科第未嘗無豪傑然不足以恃為豪傑也使得恃以為豪傑則凡抽青儷白而駢為四六者皆可以叅夫兩間講承破結而工為時文者皆可以指為聖賢擬

青拾紫而儋人圭爵者皆可以貫乎古今而萬物皆備於我之身皆可以視血氣之軀而周程孔孟所謂盡心知命之説鳶飛魚躍之妙皆可以目為老生迂濶之談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之自待亦應不如是其薄予少也學夫科舉固嘗以豪傑自負既而竊登一第稍知所趨則俗學卑陋悞我歲年葢已過半雖欲改弦易轍而髮種種則已不可及矣每誦古人俗學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嘗不為之撫心大痛也予每

告夫吾弟晏者使知所猛省庶幾不蹈吾老悖之故轍也鄉進士陳君孔章上計春官往來省其父江浦予每見之學宫英年白晳何所不至請予一言予忍不以告吾弟者告哉於其行也書以贈之陳君將亦知所以為豪傑也

壽蔣母序

金陵謝汝申過予活水請言以為其岳母壽予辭汝申曰吾何敢以婦人辱先生教也得一言藏之笈以為蔣

氏光足矣吾聞有善非婦人有惡非婦人也吾岳母婦人也壽之有善矣吾豈敢畏影而走乎日中哉當亦有所在也予曰道不易言果若是則名重而實輕文字重而道輕矣子亦知所謂道乎道不外乎太極太極一陰陽也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萬物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判而陰陽分矣陰陽分而五行布矣五行布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萬物生矣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故伏羲以八卦為乾坤為坎離為艮巽為震

兌而文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以震爲長男以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而邵子以無極之前爲陰函陽有象之後爲陽分陰陽爲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而洛書之合於先天八卦數圖又以乾坤生於老陽之九四坎離生於少陰之三八巽震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兌生於老陽之一六是又未嘗生於陰陽男女之外也周濂溪作太極圖說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蓋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寂然不動果何物乎所謂無極之前陰函陽者在矣坤為母之妙存矣而坤為母不根於太極之静乎易風火家人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男女正天地之義也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婦正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婦亦可以少乎婦不可少者非杜撰得出也易太極也不然則男之為堯為舜為禹湯為文武為孔孟為周程張邵為紫陽朱子者可以為聖為賢而女之為

嬀汭二女為太任為太姒為丌氏為紀叔姬為公父文伯母為衛共伯妻為曹大家舉不足言矣而詩所謂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舉不足信矣易太極果若是哉有善非婦人也有惡非婦人也特以坤為至靜資生萬物乃順承天婦人從夫不可以有為者豈言婦人不足論哉母之善予不知而太極予則知也由是觀之則坤為母者道之根也太極之妙也造化之原也以文字求且為斯道之糟粕而況以重乎文字者哉予言至此汝申不

覺以首至手曰先生之言易矣皇極經世矣箕子之疇矣某何足以知此哉迺以史癡壽圖諸大方家壽軸請予書其上持以壽母而母庶幾其有言曰仁義中正而主靜者雖吾婦人亦不能無分也

贈禪老清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

釋清上人以相術居京師京師之人欲求知所謂富貴窮達者未嘗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輙應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滿天下雖予之騃魯退處深山窮谷無

所事於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陽尚廷臣曰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師四十年衣未嘗識華食未嘗識飽顧嘗閉閤靜坐脇不及席足不及户外尋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謂明心見性者亘五六十年不倦寂寞苦空無所不至人皆謂上人與王公貴人交可以富貴自處而乃如是何也豈所謂惡逸而好煩者哉上人曰不然農執耒耜出粟以供上工作貨器以供國家用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異於

人哉吾得世之所謂淡修者去其勞而取其逸葢亦幸也茍於吾業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豈不愧於彼哉上人以為道雖勤而其心則又甚公以恕非若他之學佛者膠固而不通也故每語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為道者曰老曰釋曰儒儒者常非釋老而釋老二氏又常自以為是不少屈每與之相抗相詆訾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嘗讀儒者之書有曰無極而太極與吾之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似矣讀書不如靜坐與吾

之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吾之所謂真空絶相事事無礙者似矣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謂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豈將儒者之說謬哉不然必有所見也人之道惟其中以為是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則以為是而從吾之道吾之道果非也吾則以為非而從儒之道非從吾與儒也從道也吾知從道而已夫庸知其吾與儒哉苟曰吾業專矣吾道勤矣而執之者非所以為道也至於與王公貴人

交也則亦不徒與之貧賤富貴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某廉某忠某貪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嘗不洞見其肺肝也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予曰古之人謂静能照物而上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静以為之主也使或不然而上人之相僧繇之畫也高閑懐素之草書也夫豈所謂道哉而今也謂上人為僧繇高閑懐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今年以高行得領天下僧録左覺義事廷臣與上人為方外交偕其戚曹某者求言以贈夫一覺義豈

足以輕重上人哉釋之道以天地萬物為空而視吾身為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煩上人聽也而乃述廷臣之語予者如此且質諸上人嘗有是言否哉遂為之序

友山詩序

天地一我也萬物一體也天下古今知者誰哉子思知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知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周濂溪知之故曰窻前草不除與自家意

思一般朱子知之故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數聖賢者何以知哉見道真也見之真故心與道一自不知其天地萬物之為我而我為天地萬物也陶淵明不知固嘗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夫可見者誰之山乎韓退之不知固嘗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矣夫可釣遊者誰之丘水乎嗟乎天下耳目安可盡塗固自不能無具眼者也友山其亦知所以為山者哉其亦知吾聖賢之所見者哉友山以吾聖賢之所見觀之尚隔一

闕矣天地萬物之中而曰無山亦不可是山者不可謂非吾一體之物也山可謂之友哉友山未必無所見也人但病夫見未真耳友山見果真見則萬紫千紅再來朱子溪聲山色又一東坡苟或不然而徒影響形似優孟叔敖亦奚以哉雖然人人有分箇箇圓成友山安得謂我獨無分也友山居南海茶園吾見南海有茂儒焉具子思孟子之道濂溪晦翁之學友山歸而以是質之當必得以吾子奉之上下以求吾道之真以求不愧於

古聖賢者殆亦可矣子毋徒以為東家丘也友山詩成帙委其引於予予固嘗為友山拈一詩也人皆以為宋頭巾不可甚解遂敢申其説以為之引

送陳直夫先生序

予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陳白沙之大羅一峰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之敏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温黄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予所不敢望而及者予皆取以

為友是十人者不以予為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想而直夫與予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予者無一不盡而予亦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予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予聚散不常而直夫亦十年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予喜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應昌出而僉憲大藩矣予之喜者又不能不為之懼也予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予

言别予留之三宿不能捨去直夫亦以遠别於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畧盡凡所箴規予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蓋加直矣直夫因自謂去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直為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辯者於予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不以為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譬之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為法直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氣伊

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寛恕為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坦乎寛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攻之旗累仆累踣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凰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

吾固知其非顏淵明道之比也直夫於此當何如哉賓之贈直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為誰開事忌於名近身寧與世猜鸞凰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作煩君次第裁蓋將進直夫於聖賢廣大之中而望其刻削乎崎嶇稜層之地故耳故予於直夫之行亦以是為言非以孟子伊川為非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生之請將主白鹿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予與賓之為不敢誑

羅鶴子應字序

江東羅鶴既冠求予字予字之曰子應鶴曰鶴何以為有應哉予曰雲從龍風從虎應也水就濕火就燥應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應也故君子居其家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夫其所以應與違者其故何哉蓋亦氣類之相感者也夫其氣類之相感者豈徒感哉以一人之心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世之心而通乎千萬世之心也惟其心之

同也是以曰朱先生安在曰中國己相司馬天地間之相應者豈止千里之外哉雖四夷之遠無不應矣曰禾盡偃大風拔木曰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雖大而天地幽而鬼神無不應矣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曰鳥獸魚鼈罔不咸若雖微而草木鳥獸無不應矣夫君子之道自微而至著自近而至遠自涓滴而至於為海自一言一行之微而至其極也乃至於四夷之應天地之應鬼神之應草木鳥獸之應如此果何謂哉所謂修

已以安百姓是已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已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已是其應者聖賢之學問周公孔子之能事也嗚呼人非周孔何學鶴其可以不知其所以為應哉鶴曰有是遂書以為羅鶴子應字序

湖上青山詩序

湖上青山者何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自題其墓也湖上青山詩者何公自題其墓諸大夫士為公作也諸

大夫士為公作者何以公湖上青山之事為奇而公之死不失其正也死不失其正者何夫死生晝夜然死亦人之大是以古之死亦固有不同焉者未易論也而惟不失其正為至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子路於孔悝之難又必結纓而後死莊周列禦寇之死不然而以死為決疣潰癰劉伶使人荷鍤隨曰死便埋我而荆軻聶政又皆以慨慷激烈而身死夫孔曾季路之死以道聖賢

死也莊周劉伶之死以誕曠達死也荆軻聶政之死以憤豪俠死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曽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古之死不一惟聖賢得其正也林和靖臨終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又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曽無封禪書其死雖未足以語聖賢然觀其詩則於司馬相如之死已過萬矣公愛和靖故其死也擇地鑑湖偃卧其上朗吟和靖詩呼其子鑌之曰吾死葬於此以湖上青山題吾墓明年公死葬焉其事類曠達而其

志和靖則亦可謂不失其正也夫聖賢者人之成法公之死不失其正乃不於此而於和靖者何公豈無所見哉和靖隱者也隱者之跡長晦而聖賢之名常不可掩古之君子其處巳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其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予不識公與和靖不知同否今以其子提學公考之知其父公以和靖自退托也孔明自比管樂孔子自同丘明竊比於我老彭後世實則不至而有侈心焉者非公謂也公廉於名太僕文公以詩引見屬

者何靦於名者公之心懼公德或泯而無所彰者提學人子事也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豈有窮已然汲汲以成人之善使有規於後世者亦予分所不敢辭也而予者何定山居士莊某也

壽閑化汪處士七十序

古今一大旦暮也天地一大傳舍也人物一大浮漚也何為壽何為而不壽哉人有以為壽者自觀者小而不知其大也不知其大十二萬九千六百惡乎其不以為

大乾開坤闔陽動隂靜惡乎其不以為久盈天地間齒髮爪牙水火土石動植飛走惡乎其不以為繁然人但知一元十二會以為大而不知元會為古今者亦有時而窮盡也人但知隂陽動靜乾坤開闔以為久而不知造化往來為天地者亦有時成壞也人又但知乎生生長長總總林林以為繁而不知凡有所生者亦有時生死也嗟乎果真可以為大為久為繁者哉知其不可以為大為久為繁者故所觀者自不容於不大也邵子曰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以為萬物是其所以為大者無有出乎道也而道則何所為哉是故古今有先後而道則無先後也天地有成壞而道則無成壞也人物有生死而道則無生死也惟其無先後也故貞而元元而貞而古今無窮盡矣惟其無成壞也故成而壞壞而成而天地無盡藏矣惟其無生死也故生而死死而生而人物無停息矣是以知其大而所觀者大也故

凡所以短古今為一時小天地為一粟薄人物為微塵者非自夸大也亦無非以道為天地之本有是道則有是天地有是天地則有是人物有是人物則有是古今也夫古今天地且然人物且然而况為壽為不壽哉今年夏鄉進士開化汪君金恩以其父處士壽七十走自成均過定山求予一言以為壽且謂處士讀書好學汲汲於愛人之仁謂仁之施於人者惟醫為速故於醫學為最精夫道雖以生乎天地萬物為大然道亦未有過

乎仁者而仁亦豈有過乎愛人者哉以天地萬物觀之先儒謂天地以生物為仁人以愛人為仁至於植物之微亦各以核所藏以生者為仁而謂仁非道不可處士於道亦未必無少見也予蒙昧之人道雖未有所得然以其請也則又惡敢以已而負乎人哉故於處士之壽不以壽而以道

貞庵詩序

天地有大間架有大樞幹有大疑惑有大間架有大樞

幹可以至矣然亦有大疑惑者何哉夫大之極者疑之極也疑之極也故舉天下之大者皆可以而為一大疑團子矣是故天地之間架莫大於易而易之樞幹莫大於貞易始於元而成乎貞成乎貞而又起乎元是易之元亨利貞者時之春夏秋冬也經之易書詩禮也世之皇帝王伯也人之耳目口鼻形體情性而物之飛走動植也此豈細事也哉是貞者天地陰陽之妙羲文周孔之傳周程陳邵之學天地之間凡言大者豈有過於此

哉天地之為大者如此大何大而笄簪髮鬒之流謂之婦人乃得以貞而名以貞而居而世之吟咏嘲笑者又得以風花梧月其妙而牛鬼蛇神其怪疊疊焉惟恐有一之或後此其為疑也夫豈小哉疑不小也而解之者亦可小哉易曰夫子制義婦人從一丈夫有此易也而婦人無此易乎太極圖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丈夫有此太極也而婦人無此太極乎易又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男女正天地之義也丈夫有此天地之義也而

婦人無此天地之義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謂之三綱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常無一不可婦人豈得謂無分哉新塗周某為其母求貞庵詩序周母貞矣予於綱常之大得無解乎遂書以為貞庵詩序周某覩之乃驚起而謝曰疑團子今日打破也

為余生謝程醫序

蜀有余生者學醫於新安程文炳先生既三年其尊甫

僉憲公有令陜西之命生侍行明年乃持幣帛走數千里謝先生於新安且請定山求一言予之言豈足為先生謝哉予以先父母故識先生於南京往來十五年如一日先生之醫予知之予非徒知先生醫雖先生之心予亦深知之矣先生之醫主李東垣朱彦修至於河間戴人之論若不足以屑者豈河間戴人不可以為醫哉搴旗斬將之能雖足以快於一時終不若補養元氣者之可以萬全而無失而先生之醫王道之醫也先生之

心長厚仁愛不問富貧病有所急雖萬金良藥不以貧者而靳病有所緩雖牛溲馬勃不以富者而遺而先生之心王道之心也昔有生從風角於改醫者既歸醫為合膏封簡書曰有急發之生至葭萌爭渡吏撾從者破頭乃開封曰到葭萌與吏破頭者以此膏封之其人乃還卒業夫以改醫觀之則先生之醫若未可以盡得者醫且不可盡得而況可以盡得其心哉古之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先生以良相不可易得而良醫可以易行

於是擇其易者而行之故先生之心與醫皆汲汲王道者堯舜君民之心也良醫之具也生思所以自立於天地之閒者何事哉先生之心不可以盡得也世之人有從師以學言下頓悟遽有所得者皆是生之從先生非一日矣豈無所得哉然知弟子者莫如師生果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之果不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之知其無所得也必當以改醫合膏之事警之以卒其業不可聽其去也知其有所得也又當使之以致其謹謂學書

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苟有一毫不謹則其費人也豈有窮哉是生之得與否者又皆在乎先生也使生於此果真有所得而又能致其謹焉先生之道可以南矣先生之衣鉢有所托矣先生之心必無不樂而生之謝先生者亦無不至生苟不知出此而徒欲致區區於幣帛文字以為謝者豈先生之心哉予與僉憲公為同年於生為父執誼不可辭遂書以告且致鄙意於先生者亦不敢負忠告於所知也

壽朱處士七十序

往年予讀杜子美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未嘗不嘆浮生短世光景飄忽而謂長生術不可以不學及觀朱晦翁感寓詩有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以近所謂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則又以為人之所學不可一日不正而神仙家之說雖學無益也二者將安取衷哉一日予坐卧林偶得程伊川語錄讀至所謂節飲食寡嗜欲定心氣三者予乃大悟曰

飲食不節則饑飽失宜而有內戕之患嗜欲不寡則邪僻日生而有自賊之虞心氣不定則靈臺以昏天光不發而吾之主人翁常不敢望其惺惺而百體無一從吾令矣是知三者豈特為養生之要而人之為學而凡所以為聖為賢思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者亦無以加於此也故予每以自持每以告人未嘗捨是而他有所適但予以騃魯之質而又加以懶惰無匹不自鞭策言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無少間斷每自念及則又未嘗不為

之盡然內傷惕然汗出浹背也清江朱處士彥清年七十筋力强健耳聰目明若四五十人人有問者處士曰吾鄙人豈有他哉吾但能安於田里與人無鬭格無爭訟意外之虞不一攖於吾心朝夕食一蔬一飯寢處一室此外泊然無有也予聞之以為有會予心有得於伊川氏所謂三者之說每欲往造其廬而有請焉但予深山野人麋鹿蹤跡乃與城市畧相枘鑿而走未遑暇也今秋客有毛雲翰者詣予求言以壽處士予遂以雲翰

故有及於此且有請焉處士倘不鄙予大帽長衫坐我
活水有以話及予於處士亦不敢少恡何如何如

壽謝母序

石居子以書告於彔曰吾友昌母壽敢請一言以壽彔
曰惡壽石居子曰壽其壽亦不罔其壽彔曰乃若玆壽
彼可壽此亦可壽約途之人也曰吾欲以是壽亦罔不
壽而况乎請以子哉况乎出於其彔者哉石居子曰子
有以壽敢請其壽彔曰天下之物無所終亦無所始有

所始者自始不始其始有所終者自終不終其終是以聖人一始終齊壽夭等萬物同古今壽不壽其壽夭不夭其夭不醜其窮亦不榮其達不雄其成亦不毀其不成悅乎其相忘沛乎其不拘也澹乎其無悅也種種乎其無所與有為也以天為徒而訢不入不禦儵然而來忽然而去而已爾故其在太始也不以為崇在魚躍之下不以為深先宇宙生不以久長是以古人亦有之人挈天地得之以襲氣母得之以騎日月處玄宫得之以

坐少廣莫知其先莫知其後得之以上及姚姒下逮五伯得之以乘東維騎箕尾而自比於列宿者壽不然而妄意乎壽吾見負山以蚊馭陸以舟而尚曰求其幾幾者不已艱哉石居子曰果若兹也殆可與之以入無極之門遊無何有之鄉與日月參與天地為常人其盡矣而我獨存者乎壽之大者莫過於此請書以歸景昌以壽其母

定山集卷六